

青松岭

話 剧

承德专区話剧团集体創作

张仲朋执笔



2123 1234.1 0260063
48/ 7026

阅览室

青 松 岭

五 場 話 剧

承德专区话剧团集体创作

张 仲 朋 执 笔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五 年 · 北 京

封面画：赵志方

青 松 岭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书号868 字数60,000 印张 $3\frac{1}{2}$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插页4

1965年8月北京第1版

1965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册

定价(4)0.36元

內 容 說 明

某山区黃花峪公社青松岭生产大队队长周成，只注意生产，处理事情缺乏阶级观点，因而使隐瞒成分、伪装积极的漏划富农錢广掌握了大队赶车的鞭子。錢广把大車偷偷地赶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他不但利用它投机倒把，并且帮助落后社員拉私貨，鼓励他們搞个人副业，損害集体經濟。

老貧农张万有和貧农子女秀梅、大熊等，看穿了錢广的鬼把戏。他們在党的领导下，对这个披了十几年中农外衣的阶级敌人展开了尖銳的斗争。最后，终于把錢广的真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这场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周成也受到深刻的教育。

本剧是一九六五年华北区話剧、歌剧观摩演出会的优秀剧目之一。



老貧农张万有(左)向秀梅(右)讲述他在旧
社会給地主赶車的苦难经历。

河北省承德专区話剧团演出剧照



张万有揭露富农錢广(左三)的违法破坏活动。



张万有接过錢广扔下的鞭子毅然抱病赶車，为貧下中农长志气。



代理支部書記方紀云(左三)支持張萬有教貧下中農的子女趕車，把自己的皮大衣改成皮褲，送給張萬有穿。



在黨的支持下，張萬有把青松嶺大隊幾個貧下中農出身的青年培養成為隊里的車把式。

人 物

方紀云——生产大队代理支部书记，转业军人，三十三岁。

张万有——老贫农，五十八岁。

周 成——生产大队队长，三十八岁。

秀 梅——周成的妹妹，二十二岁。

大 熊——青年突击队队长，二十五岁。

张大嬸——张万有的妻子，五十多岁。

二順子——宣传員，十九岁。

楊老五——貧农社員，七十岁。

孙 福——中农社員，四十岁。

小鎖子——孙福的儿子，八、九岁。

錢 广——土地改革运动中漏划富农，四十五岁。

七 姑——錢广的老婆，三十多岁。

老 滿——中农社員，四十岁。

大 凤——老滿的妻子，三十多岁。

社員甲、乙、丙、丁。

群众若干。

时 間

一九六三年秋。

地 点

河北省北部深山区的一个生产大队。

第一場

〔早晨，在村头的一个小山坡前。台前左侧，有一株粗大的梨树，由于结果太多，树枝不得不用绳索吊起来，远远望去，很象一把巨伞。远处的山坡上，一条新修的公路，攀崖绕谷，曲曲弯弯，从山脚下一直钻进重山深处。一棵苍劲挺拔的青松，挺立山头。〕
〔幕启：方纪云背着行李，挎着皮大衣走来。他跑上山坡，擦了一把汗，举目欣赏四周的景物。〕

方纪云 青松岭这地方太美啦！

〔一辆大车从远处驶来。赶车人安闲地甩着长鞭，唱着山歌，车越走越近了。突然，马“啵啵”地叫了起来，车惊了，歌声停止了，变成了一阵慌乱的吆喝声。〕

方纪云 （高声喊）赶车的小伙子，快把车煞住，危险！危险！

〔马蹄声更急促了，人的吆喝声更紧张了。〕

方紀云 快把牲口抓住！抓住牲口！这两个楞小子！（急下。）

〔方紀云的声音：“吁，吁！”馬嘶叫了一陣之后，一切才平靜下来。片刻，方紀云、秀梅上。〕

方紀云 这多危险！（从背兜里拿出一瓶紅药水和一卷紗布来）来，包上点儿！

秀梅 不碍事！（把手藏起来。）

方紀云 犟脾气！（拉过秀梅的手，替她包扎。）

〔大熊上。〕

大熊 刚才你是怎么回事儿？

秀梅 怪我？

大熊 你准是随便戳鼓① 轅馬了。

秀梅 我都没敢挨它。

大熊 那牲口为啥毛啦？

秀梅 你問我，我去問誰？刚走到那棵老榆树那儿，正要下坡，那轅馬也不知是怎么回事，耳朵一竖，炮开蹶子就跑。

大熊 这可怪了。刚出村儿的时候还挺順当，走到这儿，怎么无缘无故就惊了呢？

方紀云 是啊，打了敗仗，也该总结总结經驗教訓啦！

① 戳鼓——乱动的意思。

秀 梅 我就不信，咱俩大人連三匹馬也摆弄不了。这回注意一点儿。

大 熊 对！这回你牵梢子，我把轅子，把車磨过来，再从这个坡上往下放。

秀 梅 非闖过这一关去不可。

方紀云 还这么楞闖啊？一辆大車，三匹大馬，这是四、五千块钱的家产，要是糟蹋了……

大 熊 这个同志，怎么說的跟周队长一模一样的，只要别人一动这杆鞭子，就拿这话来吓唬人。

方紀云 这么說你俩今天赶車，队长还不知道？

秀 梅 让他知道了，車还能赶得出来呀？

方紀云 嗯？原来你俩还都不会赶車？

秀 梅 眼下，嗯，不够格儿。

方紀云 那我可得提个意見。

大 熊 同志，大車一会还要进城送梨，我們抽車把式还没出車的空儿练习练习，得抓紧时间！

方紀云 先給你提个意見！

大 熊 (看了看方紀云)好，提吧。

方紀云 小伙子，叫啥名字啊？

秀 梅 他呀，叫大熊，大小的大，熊瞎子的熊。

方紀云 哦，怪不得这么楞。大熊同志，想学赶車，为啥不先拜个师傅，找老把式带一带呀？

秀 梅 (得意地搖了搖鞭子)其实，那玩艺儿，没啥。

方紀云 沒啥？不那麼簡單吧？那里頭也有不少說道哪！

秀 梅 這我都知道。

方紀云 說說看。

秀 梅 听着！起車要穩，進門要慢，拐弯靠轅子，上坡轰梢子，下坡的時候啦，可要短提繩早使閘。

方紀云 這要是背書滿值一百分。可剛才是怎么啦？你這個掌鞭兒的跑到牲口前邊，兩只胳膊一伸，“吁，吁！”你見哪國趕車的有這個架式？

秀 梅 敢情，牲口一毛，我把什么都忘了。

方紀云 你們倆呀，純粹是芥菜疙瘩跟大蘿卜結親，楞頭青碰上個青頭楞！

秀 梅 哎呀，你這個同志！說的這是啥話呀！

〔大熊哈哈大笑。〕

方紀云 （怔了）啊？怎么回事兒？

大 熊 人家是個大姑娘！

方紀云 姑娘？

秀 梅 這還能假？（摘下帽子，兩條油黑的發辮垂了下來。）

方紀云 哎嗨，剛才我一直當她是個十七、八的小伙子呢。

大 熊 跟小伙子也差不多，要論干力气活兒，你不一准是她的對手。這是青松嶺大隊有名的假小子，

大号周秀梅！

方紀云 那以后可得比試比試。

大 熊 怎么？你是到我們这儿来工作的？

秀 梅 （注意到方紀云的大衣）哎，我猜着啦，你准是从口里来。

方紀云 嚯，还猜的不錯哩。

秀 梅 要不，你不会还没到八月节就把皮大衣带来。告诉你說吧，口外虽說冷点儿，这时候还不至于穿皮大衣！

方紀云 这你可猜錯了。我来落戶，怎么能不把家搬来呢？

大 熊 来落戶？

方紀云 啊！

秀 梅 当社員？

方紀云 是啊！

秀 梅 大熊，咱們又添新人啦！（向方紀云）同志，这是咱青年突击队队长。新来的轉业軍人，下放干部，只要是青年，就都編在我們这个突击队里。

方紀云 好哇，我一定也进突击队！

大 熊 嘿，你咋不早說。（打了方紀云一拳。）

方紀云 早說了你就虛心点儿，是不是？

大 熊 其实我倆把車赶出来，就准备挨批評哪。

方紀云 准备挨誰的批評啊？

秀 梅 张大叔喂。

方紀云 张大叔？是不是张万有？

秀 梅 哎，是啊，你怎么認識他？

方紀云 全县有名的畜牧模范，青松岭大队的五好飼养員，誰不知道！

大 熊 你在哪儿見過他？

方紀云 在这儿！（掏出一张报纸来）看！

秀 梅 （一把夺过去）大熊，大熊，快来看！报纸上已經把稿子登出来了！

大 熊 嚯，还有照片哪！

秀 梅 （念）《青松岭下一棵松！》听，这标题多漂亮！

大 熊 哎，紧后尾这两句更带劲！（念）“热爱集体，不忘过去苦；一心向党，誓作革命人！”

秀 梅 同志，你还没見過他本人吧？

方紀云 可不是嗎！

秀 梅 呆会儿我領你去見見吧。保管你見他一面，就再也不想离开他了。

方紀云 哦？

秀 梅 他呀，嗯……我說不好，大熊，你來說說吧。

大 熊 他……可那个啦！

方紀云 那个是什么呀？

秀 梅 反正跟报纸上描写的一模一样。大熊，张大叔要是还能赶車，那該多好哇！

方紀云 万有大叔过去也是个車把式嗎？

大 熊 敢情！解放前給黃花峪村大地主韓老九扛活的时候，就赶大車了。論技术，十里八村数一数二！

方紀云 这样的老把式，为啥不能赶車了？

大 熊 年岁大了，又是个老寒腿，身体不行啦！

秀 梅 同志，当他的面你可別說他身体不行啊！他可就隔嚶^①这个。

〔幕側，馬又“啵啵”叫了起来。几声鞭响，其中夹杂着錢广的叫罵声：“你他媽嚶丧，嚶丧，嚶丧！”

方紀云 （向幕側）那是誰呀？別那样打牲口哇！

秀 梅 （气愤地）那就是咱們的車把式！

大 熊 錢广这是跟誰过意不去，我去問問他！

方紀云 （拦住大熊）那不是朝这边来了。

〔錢广的声音：“人哪？人跑哪去了？”

〔片刻，錢广拿一副断了的长套上。

錢 广 这是誰干的呀？把車給轰到这儿来，扑拉扑拉屁股一走，就算完事啦？

秀 梅 你不出車，还不兴咱练练啦！

錢 广 好哇，练吧！套都弄断啦！（把长套往秀梅面前

① 隔嚶——膩煩的意思。